

穿越古典——爱琴文明实地考察侧记

Sidelight of On-the-spot investigating Aegean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Classicality

刘景昱 夏万芳

应希腊克里特卡赞扎基斯博物馆馆长 Stelios Matzapetakis 先生的邀请，爱琴文明考察团一行 15 人，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1 日前往土耳其和希腊两国进行为期 15 天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考察团由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徐松岩教授和旅居希腊的华人考古学者井玲女士共同牵头组织，成员包括资深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焕生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希腊神话学家王以欣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光裕教授等学者和一批古典文化爱好者。此次考察的重点是爱琴海地区史前文化和古典文明遗迹。9 月 25 日晚，考察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土耳其境内考察之旅。

土耳其时间 9 月 26 日清晨，经过了 10 个小时的飞行，考察团一行顺利抵达伊斯坦布尔（古希腊殖民城邦拜占庭以及东罗马帝国首都所在地）。时值当地古尔邦节假期，考察团先后参观了托普卡普皇宫（Topcapi），考古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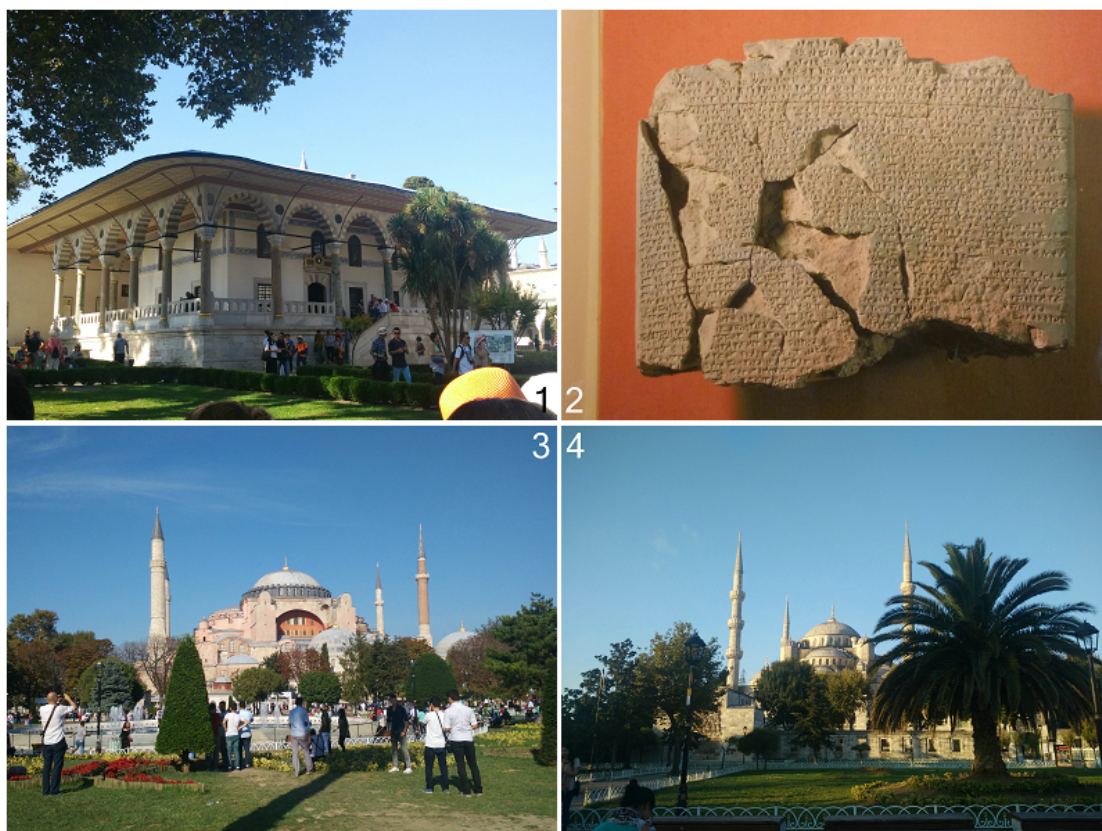


图 1

(Archaeological Museum)，这里保存了大量古代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珍贵文物。其中一件稀世珍品是公元前 1283 年赫梯国王哈图什里同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之战后所签订的“银版和约”赫梯楔形文字原文泥板（图 1-2），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图 1-3）和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图 1-4）。

当天下午，考察团成员登上游轮，先后出入金牛角湾，穿行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古希腊殖民者、探险者进入黑海（古称攸克星海，意为“好客海”）的咽喉要道，而拜占庭正是扼守海峡的重镇。置身于此，亚欧大陆美景尽收眼底，两岸高楼鳞次栉比，希腊、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各式建筑错落有致，古代文明的厚重与现代文明的时尚交相辉映。

9 月 27 日（中国农历八月十五）清晨，考察团乘车沿马尔马拉海南下，品尝爱琴海鲜鱼之后，乘渡船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古称“赫勒斯滂海峡”）。经过 40 分钟的航程，队员们由欧罗巴来到了亚细亚。回首欧罗巴大陆，遥想 2500 年前（公元前 480 年），波斯大王薛西斯统帅百万雄师（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波斯陆海大军总数 528 万多），在这里架设浮桥，举行盛大阅兵典礼，然后，浩浩荡荡开赴欧罗巴，远征希腊……那真是威风八面，气冲霄汉！波斯大军开河辟路，所向披靡，沿途诸族和北希腊诸邦望风而降。波斯人血洗温泉关，火烧雅典城，全希腊似乎很快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然而，谁料想，就在公元前 480 年之夏，泰米斯托克利斯领导下的希腊海上联军，在萨拉米斯湾，大败波斯海军，挽救了雅典，挽救了希腊；一些人甚至夸张地说，挽救了西方文明……

登上亚细亚大陆，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考察团就抵达古代特洛伊（Troy）城遗址。在前往特洛伊途中，团内的专家们就特洛伊考古和发现，相关神话传说以及《荷马史诗》和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进行了研讨。井玲教授介绍了德国考古学家海恩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传奇经历和发掘特洛伊的过程；王焕生先生谈了他与罗念生先生合作翻译《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一些轶事和感受；王以欣教授重点谈了关于特洛伊的种种传说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徐松岩教授着重介绍国内外学者对于《荷马史诗》和特洛伊战争的研究状况，分析了关于特洛伊战争几个方面问题，如特洛伊战争的发动者是不是希腊人？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为什么最早在小亚细亚地区流行而不是在希腊本土？希腊人发动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原因何在？特洛伊远征的希腊兵力究竟有多少？特洛伊战争的性质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激发了大家的兴趣，团员们各抒己见，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然，这些讨论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到了特洛伊和“木

马计”发生的原址，大家的感受肯定与以前在书本文献中所见所闻大不相同。



图 2

图 2-1 为特洛伊遗址的远景；图 2-2 是特洛伊城的城墙，与其他城墙不同，特洛伊城墙的中下部分是倾斜的，上半部分才是垂直的，这是特洛伊守城者的独特设计——因为在守城时，城墙有一定的倾斜度，这可以使得守城士兵可以尽可能少的将身体探出城墙去攻击攀爬城墙的敌军；图 2—3 就是著名的施利曼坑道，施利曼用了毁坏性发掘方式找到了传说中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图 2-4 则是特洛伊城的城门，遗址上树立的石头是当年特洛伊城的“门神”。



图 3

9月28日一早，考察团一行首先参观了阿索斯(Assos)遗址。这里主要是罗马时代的遗物。在该城港口和市场(Agora)，当年的繁华依稀可见。与阿索斯隔海相望的，就是女诗人萨福的故乡列斯堡岛(即现在的莱斯沃斯岛)。随后，考察团向南前往帕加马(Pergamum)遗址。在帕加马，先后参观了宙斯祭坛的遗址(The Great Altar，主要文物现存德国柏林帕加马博物馆，图3-1)，当时小亚细亚地区最大的图书馆的遗址(图3-2)，雅典娜神殿遗址(图3-3)，和一座可以容纳15000观众的大剧场(图3-4)。如果宙斯祭坛和图书馆都还有所保存的话，不敢想象眼前的帕加马卫城是何等的壮观和动人心魄。

9月29日，考察团一行沿小亚细亚沿海继续南下，造访历史名城以弗所(Ephesus)。以弗所原本为希腊殖民城邦。公元前6世纪起即为小亚细亚重要城市。横贯波斯帝国西部的“王家大道”的起点就在以弗所。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Temple of Artemis)，也位于以弗所古城附近。公元前400年，色诺芬“万人军”长征返回小亚细亚，将部分财宝就寄存于该神殿。公元前129年开始，以弗所成为了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的首府，在最盛时其人口一度达到25万人之众，占地面积也超过了800公顷，往日的辉煌已经不言自明。基督教兴起后，使徒保罗、约翰等人都在这里传教。图4-1以弗所遗址的远景，

远处的扇形区域是议会或音乐厅；图 4-2 是罗马皇帝哈德良赠送给以弗所的神殿（Temple of Hadrianus）；图 4-3 是罗马人的厕所，厕所有类似现代马桶的设施。众所周知，人在上厕所时会发出或者说是会造成某些声响，罗马人认为这从听觉上来说并不雅致或者说略显尴尬，所以便在屋子的正中央修建了一座喷水池，用水流的声音来冲淡或掩饰那些声响；图 4-4 是以弗所的凯尔苏斯（Celsus）图书馆，该图书馆是小亚细亚地区仅次于帕加马图书馆的第二大图书馆，是为了纪念以弗所的执政官凯尔苏斯而建；图 4-5 是以弗所的古集市（Agora）；图 4-6 是一座可容纳超过 25000 人的罗马大剧场。阿耳忒弥斯神殿（图 4-7）建于公元前 6 世纪，是古希腊最早采用大理石建造的神殿之一。该神殿在公元前 356 年 7 月 21 日被一名疯狂的希腊年轻人纵火烧毁。纵火犯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历史名人”。以弗所当年就将他处以死刑，并禁止任何书籍记载其“壮举”。传说亚历山大大帝诞生于以弗所阿耳忒弥斯神殿被毁的同一天。考察团队成员也来到离这座女神殿最近的地方拍照留念。



图 4

9月30日，考察团一行从库萨达斯（Kusadasi）出发，一天之内先后参观了普林涅（Priene）、迪迪玛（Didyma）和米利都（Miletus）三处重要文化遗址。在希腊罗马时期，这一带是小亚细亚地区农业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公元前

500 年，以米利都为首的希腊城邦揭竿而起，高举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大旗；6 年后，在米利都近海的拉代（Lade）岛与波斯人进行的海上决战中，爱奥尼亚诸邦海军惨败。米利都被波斯人攻陷后，男人悉数被杀死，妇女儿童沦为奴隶。由于河流泥沙的淤积等原因，如今拉代岛已经与陆地连成一片。

普林涅位于米安德河（Maeander）河口北岸，原本是希腊殖民城邦，到希腊化时期有大规模扩建。新建的普林涅城区经过精心规划，有着整齐的布局：由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和 15 条南北走向的接到将城市划分为接近 80 个小区块



图 5

（图 5）。在罗马时期，这里成为了该地区的商业中心。图 6-1 是一座由 66 根爱奥尼亚式石柱搭建而成的雅典娜神庙，如今剩下 5 根依然屹立的石柱。而在雅典娜神庙前，可以远眺平原另一侧的米利都（图 6-2）。在雅典娜神庙的附近，有议



事会（图 6-3）、剧场（图 6-4）。

迪迪玛则是该地区在罗马时期的宗教中心，其阿波罗神庙（图 7-1、7-2，

Temple of Apollo) 是仅次于位于希腊德尔斐神谕所的古近东地区第二大神谕所。据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曾造访该神谕所，并得到了吉祥如意的神谕。于是他应允将拨巨资修建该神谕所。现在我们所见的的神谕所，即为亚历山大下令重建的神谕所遗迹。看着那些耸立着的巨型石柱，当年神谕所的豪华气派依然可以想见。

米利都号称“爱奥尼亚之花”，是古代西方哲学发祥地。公元前7世纪，“米利都学派”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们都曾漫步于此，“希腊七贤”之一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就生活在这里，就是他首次准确预测了日食的发生。米利都和普林涅一样，都有着十分规整的城市规划。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开创了“城市规划艺术”，他规划了呈直角交叉的笔直街道，从而形成了矩形街区。希波丹姆斯并将这种城市规划方式运用于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建设。这样一座如此规整的城市，不仅表明了顶层权力机构的存在，也反映了当时米利都有创建大型人口中心的需要。但今天漫步在米利都遗址中，整齐的城市规划已经难觅踪迹，只有罗马竞技场（图7-3）以及罗马浴室（图7-4）等遗迹依然伫立在原地。



图7

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考察团一行来到小亚

细亚南部的海滨城镇博德鲁姆（Bodrum），这里是西方“历史之祖”希罗多德的故乡。在古代，它属于多利斯的殖民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licarnasus）。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译者徐松岩教授介绍说，希罗多德兼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旅行家于一身，一生游历甚广。大约自公元前 454 年开始，希罗多德进行过多年艰苦的游历，足迹踏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他自己出生地卡里亚（Caria）地区，他还去过邻近的伊奥尼亚（Ionia）、埃奥利斯（Aeolis）等地，还前往叙利亚（Syria）、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向东深入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也许还到过阿拉伯半岛；向南到过腓尼基（Phoenicia）、埃及各地和利比亚（Libya），最远抵达古代埃及的南端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今阿斯旺），向西到过意大利和西西里；他还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今达达尼尔海峡）海峡前往拜占庭（Byzantium）、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向北渡过伊斯特河（Ister，今多瑙河）进入斯基泰亚（Scythia），沿黑海北岸直抵顿河（Don，古称塔奈斯河 Tanais）及其腹地。据后世研究者推算，他的足迹之广，东西、南北之间跨度分别都达到约 2700 多千米。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从而写成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巨著《历史》。“历史”一词的希腊语（ἱστορίη）本意即为“调查研究”。希罗多德所奠定的希腊及西方历史学人本主义、求真精神等传统原则，在西方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时时激励着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在博德鲁姆，考察团参观了一座 15 世纪由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修建的十字军城堡——圣彼得解放者城堡，该城堡也是当时小亚细亚海岸基督徒的避难所。

古代拜占庭以南，本都地区、埃奥利斯、伊奥尼亚、卡里亚地区，都是属于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希腊人自公元前 2000 年代末，就在这些地区开拓发展，所建殖民地遍布该地区。这些地区的农业条件明显优于希腊本土，这大概是希腊文化中心最早出现在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物质基础。

10 月 2 日上午，考察团从博德鲁姆港口乘坐渡轮离开土耳其，经过约 40 分钟航程，抵达希腊罗德州（Rhodes）的第二大岛科斯岛（Cos），开启了在希腊境内的行程。科斯岛是希腊“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59—前 355 年）的故乡。他倡导的行医誓言，即“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生职业的圣典，它的规范作用远远超出了医学界，成为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组织抑制人性之恶的道德规范。在科斯岛，考察团队员们参观了医神神殿（Temple of Asklepion）遗址，据说，希波克拉底的父亲曾经是这座医神殿的祭司。傍晚，

考察团又乘船出发，午夜前后抵达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ic）文明的核心岛屿之一的锡拉岛（Thera，或译特拉、铁拉）。该岛自公元 11 世纪起，该岛被称为圣托里尼岛（Santorini Island，图 8）。

10 月 3 日—4 日，考察团的活动主要在锡拉岛上展开。图 9-1 和图 9-2 是锡拉岛博物馆中收藏的从锡拉岛南部的阿科洛提里（Akrotiri）遗址出土的文物。阿科洛提里被称作爱琴海上的庞贝古城，约公元前 15 世纪（最新研究成果认为火山爆发发生于公元前 1625 年前后），由于火山爆发，阿科洛提里被火山灰掩埋。经过考古，这里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壁画，这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拳击手”（现收藏于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图 9-3 是阿科洛提里遗址的平面示意图；图 9-4 是该遗址的近景照。基泽拉克斯文明还有很多的疑问尚未解开，比如火山爆发之前的阿科洛提里古城究竟有多少人口，阿科洛提里究竟有多大等，目前都还尚不得知。据当地专家介绍，现在被挖掘出来的阿科洛提里遗址，仅仅那座史前城市的 3%，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图 8



图 10

10 月 5 日，考察团一行开始了在克里特岛（Crete）的为期 3 天的考察。在克里特的第一天上午，考察团前往希腊大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博物馆（The Museum

of Kazantzakis), 拜会邀请我们的馆长先生。徐松岩教授代表考察团对馆长先生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 并赠送西南大学茶厂的精品“西农”绿茶。

卡赞扎基斯是希腊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20 世纪前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多年前, 该博物馆和浙江绍兴鲁迅博物馆结成姊妹馆。Stelios Matzapetakis 先生以克里特人特有的豪爽, 拿出珍藏的佳酿热情款待来自中国的客人。团员们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 还与馆长就希腊文化以及中希文化交流等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图 10 为王焕生先生、井玲老师同馆长交流的照片。

考察团下榻位于克里特首府伊拉克利翁(Heraklion)的一家濒海酒店。入夜, 碧波荡漾的爱琴海波涛声, 不时地回响在耳边。在克里特岛最重要的考察地, 便是克诺索斯(Knossos)遗址。据希腊神话传说, 克诺索斯有一座“迷宫”, 迷宫深处关着一头人身牛首的怪兽米诺陶尔, 国王米诺斯也居住于此。《寻找“迷宫”》一书的作者王以欣教授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与“迷宫”相关的神话传说, 诸如“迷宫”的由来, 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的故事等等。20 世纪初, 英国考古学家亚瑟·约翰·伊文思(Arthur John Evans)爵士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了长达 40 年的系统的发掘, 克诺索斯遗址占地约二万平方米, 从建筑风格上看, 克诺索斯的布局同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地区的城市有着明显的差异, 它以中部的大型矩形庭院为中心不对称地向东西两侧展开: 庭院西侧的建筑大致有三层楼(图 11-1); 而东侧则因为地势突然降低, 建筑物的一些楼层是低于庭院的高度的(图 11-2), 因而部分建筑的总楼层可以达到四至五层。房屋相互之间的过道十分狭窄并且曲折, 低于中部的一些地方还显得比较幽暗, 加上阶梯和楼层, 不难想象, 克诺索斯确有一种“迷宫”般的感觉。图 11-3 为御座间, 伊文思认为这是祭司主持祭祀活动的地方。图 11-4 为“双面斧大厅”, 伊文思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国王或者祭祀王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



图 11

10月6日—7日，考察工作继续，队员们分别参观了是位于伊拉克利翁市中心的克里特考古博物馆、狄克提（Dikti）山洞以及哥尔蒂那（Gortyna）、菲斯托斯（Phaistos）等米诺文明的遗址。克里特考古博物馆展示的大量希腊国宝级文物令人目不暇接。而狄克提山洞实则是一喀斯特溶洞，这里曾经出土了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代的文物，很可能是史前人们居住和宗教活动场所。

哥尔蒂那是克里特岛一座古典时期的城邦。罗马统治时期，它是克里特岛的首府。考察团在这里亲眼目睹了一面刻满古希腊文的大理石墙壁。原来，这是古希腊著名的《哥尔蒂法典》全文！该法典颁布于公元前5世纪，记载了关于养子、[婚姻家庭](#)、奴隶、担保、财产、赠与、抵押、[诉讼程序](#)的条文70条。它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希腊早期的法律文献，为研究[古希腊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原始资料。

菲斯托斯是一座与米诺斯新王宫时代相当的一个青铜时代遗址，被誉为“最早的活字印刷”——“印”满克里特印章文字（迄今未能释读）的菲斯托斯圆盘，即出土于该地（图12即为菲斯托斯圆盘，现藏于克里特考



图 12

古博物馆)。结束了克里特考察行程的当晚，考察团一行乘船夜行，循着雅典大英雄忒修斯当年杀死米诺陶尔牛怪后返回雅典的海上路线前往雅典。船上，大家枕着爱琴海的波涛，回味着爱琴海上精彩纷呈的神话故事，不知不觉于翌日清晨抵达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雅典。

10月8日清晨，考察团抵达了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希腊古典时代，比雷埃夫斯港是雅典城邦的主要海港和工商业中心，有两条长达7千米的“长城”与雅典相连。当天参观的第一站，是希腊海洋博物馆。一进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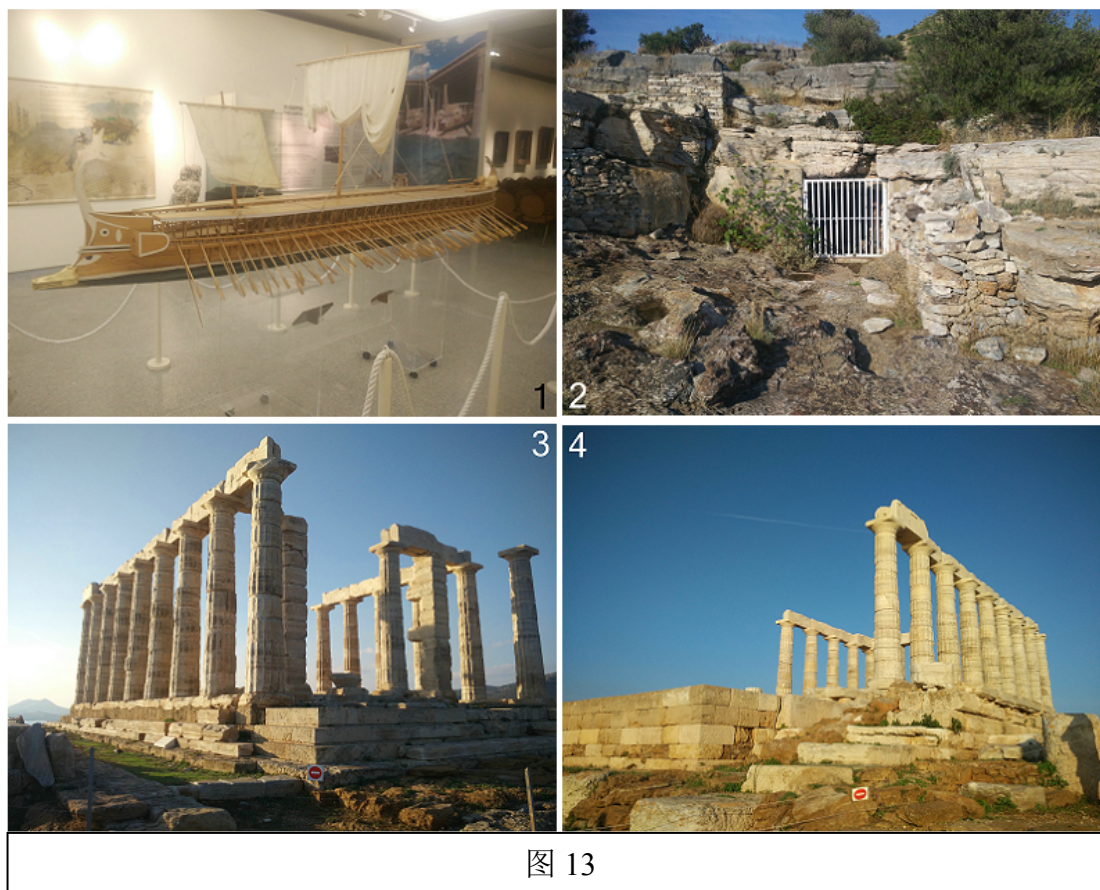


图 13

映入眼帘的就是希腊“海军之父”泰米斯托克利斯的石质雕像和三列桨战舰的复原模型(图 13-1)。三列桨战舰是希腊古典时代海军战舰的标准舰种，通常配备有 170 名橈手和 30 名战斗人员（后世“海军陆战队”之源）。训练有素的希腊诸邦的海军，在公元前 480 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不可一世的波斯海军，拯救了希腊，同时，极大推动了古代雅典城邦海外扩张的步伐。随后，大家还参观了比雷埃夫斯港国家考古博物馆，那里有数件价值连城的古风 and 古典时期青铜雕塑及大量古代墓碑。

当天下午，考察团一行马不停蹄地驱车前往阿提卡（Attica）半岛南部，参观劳里昂（Laurium）银矿遗址（图 13-2 为银矿坑道的洞口）和苏尼昂（Sunium）

的海神庙（图 13-3、图 13-4）。阿提卡为古代雅典国家兴起之地，整个阿提卡是以土地瘠薄著称，正如我们所见，半岛南部则多为荒凉不毛之地。然而，这里有一座在古代希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银矿。在古典时代雅典经济史、军事史和奴隶制发展史上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文人墨客宴会上的谈资。

专门考证过劳里昂银矿开采状况的徐松岩教授介绍说，该银矿最早开采于公元前 2 千年代中期。但是，真正大规模开采始于公元前 5 世纪初。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 483 年，银矿开采者发现富矿脉，当年收入约 50 塔连特（1 塔连特约合 25.86 千克）。当时雅典有人建议将此项收入平均分发给全体公民，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则建议说，将此款分配给全邦最富有的 100 位公民，每人负责建造一艘三列桨战舰，并且最终说服了雅典公民。3 年后，拯救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中的雅典舰队（约 200 艘战舰），就是靠银矿收入建造起来的。此后直到公元前 413 年这 70 年间，劳里昂银矿一直是雅典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期间银矿一直是集中使用奴隶的行业，据估计最多时使用奴隶多达 2-3 万人。公元前 4 世纪中期之后，银矿的开采一度恢复。考察团来到矿山，与正在挖掘的比利时和希腊国际联合考古队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

10 月 9 日，考察团一行主要考察区域在雅典卫城（Acropolis）及周边地区。上午，考察团来到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进行参观。图 14 即为馆内的一些展品，图 14-1 是施利曼在迈锡尼遗址发掘出来所谓“阿伽门农”金面具；图 14-2 是在提洛岛（Delos）出土的大理石雕像，惟妙惟肖地展示了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潘（Pan）以及小爱神厄洛斯（Eros）三位神祇的形象；图 14-3 和图 14-5 则是锡拉岛阿科洛提里遗址中出土的精美壁画；图 14-4 是在优波亚岛（今希腊埃维亚岛）以北的月神岬（Cape Artemision）近海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雕像可能是宙斯或海神波塞东；图 14-6 是雅典娜头部的大理石雕。图中展示的文物可谓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的九牛之一毛，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为不能在每一件展品前驻足欣赏而深感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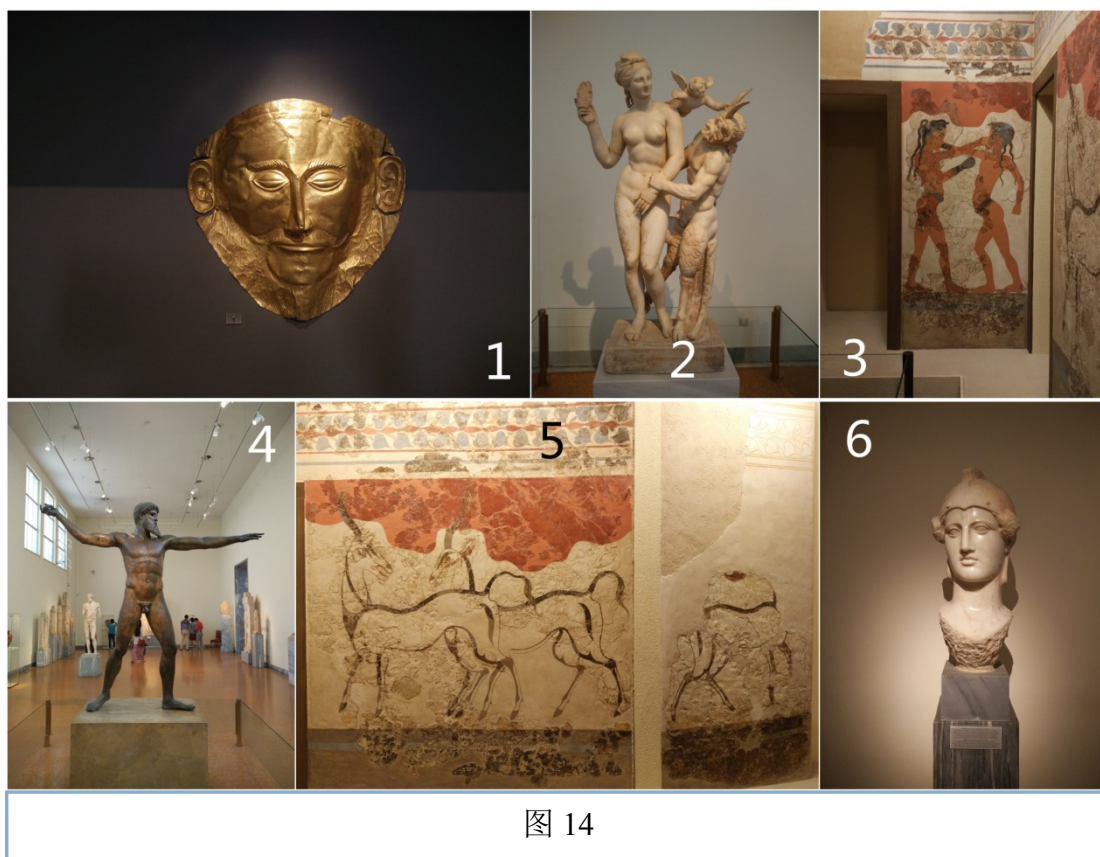


图 14

中午，徐松岩教授应约前往希腊德尔斐古代世界文化研究中心驻雅典办事处，与其主任伯里克利先生（Pericles Spatoulas）就 2017 年在希腊德尔斐举行“希腊-中国年”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及希腊中国文化交流等有关事宜，友好而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重要共识（图 15）。



图 15

简单地吃过午饭，我们便前往新卫城博物馆（Museum of Acropolis）参观，新卫城博物馆是以雅典卫城圣山遗址为依托，主要陈列雅典卫城相关文物的一所博物馆。图 16 的就是伊瑞克提翁神庙（Temple of Erictheion）前的女像柱的原件（如今雅典卫城上伊瑞克提神庙前的女像柱是仿品，其中缺失的少女柱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图 16

这次考察的最后一站，就是举世闻名的雅典卫城建筑群。雅典卫城一带自公元前 4500 年以后就一直有人居住；在希腊人抵达此地之前，迈锡尼时期的原住民在这里建立过城墙等防卫性建筑。卫城上的主要建筑如雅典娜帕特农神庙、胜利女神庙、卫城山门等，都建于公元前 5 世纪中期，时至今日依然巍峨屹立在那里。图 17-1 是在战神山（Areopagus）上回望卫城，而图 17-2 则是在匠神赫淮斯托斯神庙（Temple of Hephaistos）前远观卫城。图 17-3 是卫城上的雅典娜帕特农神庙（Temple of Parthenon）；图 17-4 则是伊瑞克利翁神庙。



图 17

卫城南侧，有狄奥尼索斯（酒神）剧场，古代雅典的戏剧表演的主要场地；

还有罗马时代的音乐厅。卫城以西，有雅典公民大会举办地，普尼克斯（Pnyx）山岗；有雅典贵族议事会所在地——战神山；还有五百人会议的原型会议厅旧址；考察团参观雅典古集市和古集市博物馆，天色已晚。团员们在夜幕中，依依惜别壮丽的卫城建筑群，回到下榻的宾馆，爱琴文明考察之旅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0月10日，考察团满载着有关爱琴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的收获，从雅典启程回国。此次考察在爱琴海地区陆地海上的行程总计超过5000千米，每一位团员步行超过120千米。井老师从考察的路线安排，在宾馆、船票、机票的安排上周到入微，细心备至。临行前，她与每位团员亲切拥抱，依依惜别。井老师不辞辛苦，承担了主要景点的讲解和翻译任务，并与队员们交流和探讨古希腊历史知识。这位成长于中国北京的东方女性，以她独有的美丽以及乐学好学的精神，深深地印刻每一位考察团员的心坎里。

这次的爱琴文明考察是一次非常奇特的探古之旅，覆盖地域广，历史经典丰富。通过亲临其境的学习和考察，学者们得到了历史课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深化国内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因此，必将进一步推动国内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代希腊史研究的深入。

特此以两张合影纪念这次考察。



此图为爱琴文明考察团在帕加马遗址的合影。（前排左起：井玲、孙荣荣、夏万芳、任洁、张金花、袁晓琳、徐碧茗、马晓玲；后排左起：陈光裕、刘景昱、王以欣、纪江红、王焕生、徐松岩、宋吉科）



上图为爱琴文明考察团在克诺索斯遗址的合影。（前排左起：孙荣荣、徐碧茗、袁晓琳、夏万芳、马晓玲、井玲、任洁；后排左起：陈光裕、纪江红、徐松岩、王以欣、张金花、宋吉科、王焕生、刘景昱）

作者简介：刘景昱，1993—，云南省曲靖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夏万芳，1975—，重庆垫江人，西南大学附中历史教师。